

傅作義將軍與北平和談

王宗仁 史庆冉



傅作義將軍與北平和談

王宗仁 史

1/2/6/9/11

出版社

● 王宗仁 史庆冉

傅作義將軍與北平和談

● 華藝出版社

傅作义将军与北平和谈

王宗仁 史庆冉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扬桦胡同一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 6.5 印张 1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39-381-X / I · 184

定价: 2.90 元

目 录

1	一个不择黄道吉日的时辰	(1)
2	他不愿做殉葬品	(6)
3	摆脱不了的挚约	(11)
4	到底该走哪条路?	(21)
5	蒋介石给傅作义让了个棋子	(30)
6	关起门来一席谈话	(37)
7	傅作义周围有一张大网	(42)
8	傅作义把35军送上了平绥线	(52)
9	他要走新路了,但步子很沉重	(57)
10	发报,没回音;面谈,无代表	(63)
11	总司令变得不可琢磨	(69)
12	傅作义救35军美梦的破灭	(77)
13	35军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	(82)
14	泊镇,一个无名而神奇的小镇	(91)
15	总司令指挥不动军长	(96)
16	徘徊中的试探	(102)
17	令他又怕又喜,赶不走的魔影 ..	(114)

D77-123

18	李文的一个“谜底”	(123)
19	孙英年冷？还是热？	(128)
20	他向和平之路迈进了一步	(139)
21	周北峰、张东荪出城	(147)
22	双方在寻找共同点	(156)
23	周北峰期待着，难熬地期待着 …	(167)
24	邓宝珊出城谈判	(174)
25	蒋介石纠缠傅作义	(185)
26	林彪给傅作义捎去了一封信	(192)
27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	(199)

1. 一个不择黄道吉日的时辰

傅作义。

他留在中国人印象里的一个几乎众人皆知的、也是他的知名度赫然大振的头衔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站在与人民为敌行列前首的人，人们是不会淡忘他的。

总司令。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垂涎盈尺的宝座。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它却是一个搁在火山口的纸糊的高位。傅作义的心情可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当蒋总裁封赐给他这个职务时，他既明显地感到了这副担子具有的份量，同时也强烈地预感到等待自己的将是由于本人力所不能及可能招致的难以收拾的局面。

他非常犹豫。

犹豫得当蒋介石把这个职务送给他时他竟然没有一个明确地表示接受的态度。当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推掉蒋介石对自己的这份“礼物”。确实没

有。

他只感到在这时候去就任总司令太不择黄道吉日了！

黄道吉日？

……

1947年12月初，蒋介石在北平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一个新的部署：撤消保定、张垣、太原三个绥靖公署，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担任总司令。按照蒋介石的原意，“华北剿总”的指挥范围为驻在冀、晋、热、察、绥五省的国民党部队。但是他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傅作义是不好向阎锡山发号施令的。于是，最后在撤销太原绥署时就没有把它划进来，却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做法，将阎锡山的指挥机构改为“国防布太原指挥所。”

傅作义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蒋介石任命他当总司令，绝非出于对他的信任、器重，而是迫于当时国民党嫡系军队里，蒋介石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来对付华北的共产党了，才不得不把华北的兵符交给他这个属于晋察绥地方实力派的人。

傅作义是不会领蒋总裁这份“情”的。

他在接到就任新职后为什么想到“黄道吉日”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因素：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大举反攻，蒋介石的全面攻势已被打得粉碎。蒋家王朝处在极其危殆的地位。

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人民解

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

7月间，我冀鲁豫及山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击，在鲁中、鲁南各地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鲁西南连续歼灭敌人九个半旅，获得空前的大胜利；

8月11日，我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越过陇海路，接着渡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到达大别山地区，威震长江南北；

8月12日，我苏北人民解放军大捷，于盐城歼灭蒋伪军42集团军第一师全部；

8月20日，我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人民解放军，在米脂以北歼灭胡宗南之整编36师，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

8月23日，我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周、秦基伟诸将军所部，在洛阳、陕县向南渡黄河，进入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

9月8日，我陈毅、粟裕、陈士渠、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人民解放军进入鲁西南，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蒋军57师全部。

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上，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已经转入反攻。长江以北诸省的伟大解放战争已经揭幕了，我军已经打到蒋介石的后方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南战场的攻势，加上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平汉北段的攻势，以及我东北、热河、冀东人民解放军早已于五

月间就开始了的伟大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总形势。

我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情势的根本改变。

.....

傅作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任命为总司令的。蒋介石要他去“剿匪”？

可是，此时的傅作义、就连蒋介石以及整个蒋家王朝，都像一只破船一样快从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

傅作义心事重重、脚步沉沉地回到张家口。他的命运已经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了，这是蒋介石拴的、还是他自己拴的？他自己说不清楚，别人也道不明白。前途肯定是不会美妙的，但他却无力去挣脱，也不想挣脱——起码眼下是这样。走到自己的官邸，他感到口干舌燥，端起茶缸却没有喝，又半躺半坐地靠在沙发上，紧紧闭起了眼睛……

他找来身边几个高级同僚，商量着是否去北平出任新职和如何出任的问题。真怪，像得了青一色的忧郁症一样，来人一个个都像傅作义一样脸拉得长长的，愁容锁眉，不言声。静坐了一会儿，大家才没一句有一句地扯谈起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戡乱”战局深感担忧，也为傅作义在此危难之际受此新职而感叹、惋惜。末了，大家还是倾向于出任，理由嘛，无非是做华北战区的总司令拥有的实权和名气都要大一些。

傅作义不加否认地坐在一旁，听着同僚们的论说，从外表看他反而显得平静了些。

1947年12月5日，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新职。没有阅兵，没有搭彩，不闻礼炮声，不闻锣鼓响。就连那顿招待四方来宾的宴席也简单得近乎家常便饭。

这天，一直就没有见晴的天气阴云布得更浓重了。到了后半夜，还稀稀拉拉地丢了几点雨星。这天气，该落雪的季节却下雨，斜了门啦！

人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望着傅总的办公室，准备着听一句他的发话——哦，“华北剿总”的总部理所当然地应设在北平，现在放在张家口算哪朝哪代呀？

可是傅总就是迟迟不肯迁往北平。

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动静；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一直到12月26日，他才极不情愿地、懒洋洋地把总部挪到了北平。

在北平何处落脚？傅作义有个原则：无论是机关还是家属区，都要避开闹市。

在这时候，他尤其需要安静。

于是，总部的地址选在了北平西郊的一所普通楼房里。这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的兵营。

2. 他不愿做殉葬品

傅作义指挥的军队多了，统辖的地盘也大了。总司令就应该是这样。

他下辖的兵团有 4 个：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 6 兵团、石觉的第 13 兵团、侯镜如的第 17 兵团，还有他所统帅的孙兰峰的第 11 兵团。一共 13 个军，总兵力为 60 多万人。

他所管辖的区域为冀、察、热、绥、山西的雁北、陕北榆村的一角和北平、天津，号称华北五省二市。

傅作义该知足，该高兴了吧？

恰恰相反。

从走上总司令宝座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一种预感：蒋介石要拿他做自己的殉葬品了。

当然，他也取笑自己，太敏感了。这是多心。

但是，事态的发展使他的忧虑加重，使他不得不处处提防……

那是他上任后的第二个月，他主持召开“华北

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行动问题。

他说：“总司令就是总司令，我知道，也有权调遣、使用整个战斗序列的部队。”

傅作义在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这个纯属常识性的问题，不少人听了有点发愣，很不理解。总司令不能调动部队？笑话！

只见傅作义讲完后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会场一圈。他仿佛在寻找一个不怀好心的什么人。人们从他的目光里看出来了。

果然，他的话音刚一落，就有人接上来说：“总司令调遣、使用他职权范围内的部队当然是无可非议了，可是，对‘中央军’的调遣，只要我陈某没有退位，别人就暂时还没有这个权。再有，对于青年军 208 师，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调遣、使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如此。”

说这话的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他走到任何地方都自恃是蒋介石派的“监军”。

显然，傅作义对陈继承的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他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权力枉加限制，副总司令就是副总司令，凌驾于总司令之上绝对不行。他以严肃的口气对陈继承说：

“我想，我会行使总司令的职权的，用不着副
总司令来提醒，更不需要监督！”

他说这话时气得脸色发紫。

陈继承也不示弱，针尖对麦芒，他说：

“只要蒋委员长没有罢掉我北平警备总司令的职，我就不会不履行我的职权！”

说着，他挥拳在空中一砸，仿佛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傅作义气得五脏生疼，但是他明白这家伙是惹不起的，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姓陈的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傅作义越思越想越生气，便宣布休会。

陈继承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旋，就出了门，连头也没回。

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傅作义情绪很灰，这个总司令当得太窝囊了。照这样下去，他以后的日子是绝对不好打发的。“监军”、“监军”，他恨死了这个“监军”……

他感到当初就任总司令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他立即给蒋介石致电，要求辞职。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没有批准。蒋介石还需要他。

第二次要求辞职的电报又递上去了。

还是没有获准。

当第三次提出辞呈后，蒋介石似乎才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他向傅作义表示：我可以接受你的辞呈，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推荐一位像你一样的将帅之才，作为你的替代。

意思十分明显，老蒋是故意给傅作义出难题的，他还是竭力挽留傅作义。

没想到傅作义却叫上真了，他当即回答：陈继

承可以替代。他已掌握了军事、警备、人事方面的大权，他完全是一个够格的总司令人选。

傅作义的话里埋着刺人的针尖。

蒋介石终于悟彻：傅作义的辞职是由陈继承引起的。其实他早就该明白的。

总裁开始思考问题了。他的思绪在傅作义和陈继承这两个人中间跳荡、平衡。他的心情很矛盾，舍弃谁，都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当然，他最终还是明白了这个理：目前在华北来说，还只能继续利用傅作义支撑局面。陈继承，委屈你了，现在只有把你撤掉，这样才能平定傅作义的情绪。说来也该，谁让你锋芒毕露，处处那么盛气凌人？

对，就这么办。蒋介石给傅作义致电，一是表示安抚，受陈继承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奚落，太受屈。请作义见谅，君子怎跟小人比。二是允许傅作义推荐人选，接替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之职。

傅作义是不会客气的，立即酝酿提名的人选。不拔掉陈继承这颗钉子，“华北剿总”将无宁日。他提名“中央军”第16军的副军长周体仁出任北平警备总司令，以示自己是出于“公心”，并无垒山头之意。蒋介石明知傅作义在搞鬼，他怎么可能把真正姓蒋的人提拔起来呢？可是却有口难辩，只好批准周体仁任职。

陈继承走了，“华北剿总”出现了少有的安静。

这只是暂时的。

陈继承走了，蒋介石不会走。他的存在，对傅作义的威慑力不知要比陈继承大多少……

3. 摆脱不了的挚纒

傅作义够忙的了，跑天津，去唐山，到承德，上保定……哪儿有部队驻扎，哪儿就有总司令的脚印，就振荡着总司令的声音。

他一贯的办事信条是：我不做图有虚名的官。当总司令更应如此。

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了。总司令身后还站着总裁，受人挚纒、被人牵着行动的事不时发生着。

他不愿意受人牵制，但是他又不能摆脱这种牵制……

辽沈战役爆发后给蒋介石沉重的打击他首先是从锦州形势吃紧感觉到的。锦州是东北三省的门户，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理所当然地把它选为首先攻击的重点目标。当守敌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后，不仅驻扎在锦州城内的范汉杰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就连远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也预感到了末日正向自己逼来。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于南京、北平、沈阳来回跑跳达四次之多。四次就能挽

救东北的败局？40次也不行呀！

东北的诸位将领并没有因为蒋总统的频繁光临而减轻心头的负担，他们仍然在哀求援兵。蒋介石能生卵孵兵吗？他只好给傅作义下命令了，要其出兵同沈阳、长春的驻军配合，合力解救锦州之危。

傅作义如果是傻瓜蛋他就会为蒋介石卖命了。可惜不是。他心里非常清楚，东北那几位老兄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活头了，我才不陪着他们进坟墓呢。但是，对于总裁的命令他又不敢明火执仗地对抗，只好来了个曲线援锦：他先派副总司令宋肯堂到天津察看公路、港口，又派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察看通往锦州的道路。这么三察两看，几天时间已没有了，他这才派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摇旗呐喊，浩浩荡荡，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地转了一圈，虚晃一枪，就收兵了。

傅作义是摆出援锦架式，让老蒋看的。

蒋介石能高兴吗？这个傅作义真他妈的够狡猾了，在老子面前卖起了关子。蒋介石肯定会这么想的。

蒋介石的本意是让傅作义亲自到东北指挥作战，现在见傅作义耍滑，与他兜圈子，他便直接了当地指出要傅作义亲临东北战场。

这是傅作义早就料到的一步棋。他甚至比蒋介石还会玩世事，说出的话既让老蒋哭笑不得，又让老蒋觉得有几分得意——“还是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临指挥，一呼百应，方能奏效。”